

人的远景

加罗蒂著

(内部发行)



人的远景

存在主义,天主教思想,马克思主义

加 罗 蒂 著

徐懋庸 陆达成译

Roger Garaudy
PERSPECTIVES DE L'HOMME
(Existentialisme, pensée catholique, marxism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aris, 1959
根据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 1959 年版译出

人的远景

〔法〕加罗蒂著
徐懋庸 陆达成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5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13 $\frac{1}{8}$ · 插页 2 · 字数 314,000

1965 年 8 月第 1 版

196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2002·197 定价 (七) 1.65 元

印数 0,001—3,000

出版者說明

加罗蒂的这本书很受到法共中央的重視。它曾被吹嘘为法国“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阶段的“标志”。

书中提出的哲学修正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公然抛弃和攻击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則，混淆是非，竭力向資產階級哲学謀求調和和互相諒解。

加罗蒂攻击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是“教条式的僵化”、“自陷孤立和退守自保的傾向”等等。他要求馬克思主义哲学向一切敌对思想“开放”，他說：“向一切开放，它就能概括現代思想中所有的一切生动活泼的东西。”

加罗蒂声称：1929年以来，生活向人类和哲学家提出了两类問題，一类是危机和革命所提出的問題，一类是科学和技术的力量所提出的問題，而这两类問題实际上只是一个問題，即人类生存的根据問題；在这种情况下，無論是存在主义、基督教哲学或馬克思主义，都成了“生存哲学”，都在为掌握“完全的人”而共同努力。他特別強調这些学說的“一致之点”和可以互相补充。他认为，馬克思主义和資產階級哲学，“不是作为两个敌人，却是作为两个探险家而分手的；他們进行过共同的探险，而現在則各自試圖沿着两个相反的山坡去攀登同一个高峰了”。

在加罗蒂看来，胡塞尔是个非常有“功績”的伟大哲学家，存在主义是走向馬克思主义的一个“过渡場所”。他认为存在主义和天主教思想“从未停止过按照馬克思主义而进行思考”。而在夏尔亭神父那里，則可以“发现”更多的馬克思主义原理。特別使加罗蒂高兴的是：这个神父“几乎也用和馬克思相同的詞句来談‘完整的

人’，而且把他自己的世界观說成为‘一种战斗的乐观主义’；他所描繪的“終点”，同馬克思和列宁給共产主义所下的定义是“类似”的。加罗蒂又說，“思想上的抵触，种种的矛盾，……却有可能成为一种竞赛和互相超越的手段。”这真是明目张胆地提倡意識形态上的“和平共处”。

第二，用抽象的人性論代替階級分析，把馬克思主义篡改成为資產階級的人道主义。

加罗蒂在《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中就把馬克思主义歪曲为人道主义，在本书中，加罗蒂繼續竭力把馬克思描繪成人道主义者，把馬克思主义說成是人道主义。他认为馬克思主义是为“完全的人”服务的“真正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据說早在德薩米的《公有法典》中已規定了綱領，即为了“一种完全适合于我們的人性的生活”而奋斗。他还在“异化”問題上大做文章，以便給他所說的这种“真正的人道主义”制造理論根据。他肆意曲解馬克思早期著作中“异化”的概念，用唯心主义的需要論冒充唯物主义，說什么“馬克思主义的异化”“是需要的异化”。在加罗蒂看来，实际上不必进行暴力革命和实行无产階級专政，只要通过和平道路，无产階級的“需要”就可以得到滿足，“需要的异化”就可以克服，“人”就能“完全地实现”。

目 录

告讀者.....	1
导論 当代法国哲学探源	3
1. 生活提出問題: 历史和思想何以会发生危机和革命?	3
2. 追本探源: 胡塞尔和人的責任	19
第一章 存在主义	46
引言 法国存在主义的来源	46
1. 存在主义提出的問題	46
2. 存在主义的哲学根源	49
(甲) 别尔嘉也夫	49
(乙) 克尔凯郭尔	54
(丙) 海德格尔	60
3. 存在主义的論題	62
第一节 无神論存在主义: 若望-保尔·薩特尔	67
1. 我們时代的一个見證人: 薩特尔的剧本和小說	67
2. 現象学的方法	81
3. 現象学的本体論: 《存在和虛无》	87
4. 薩特尔的道德观、政治观和哲学思想的演变	118
若望-保尔·薩特尔的一封信: 《馬克思主义和存在的哲学》	133
第二节 存在学派的新黑格尔主义	137
1. 若望·瓦尔	137
2. 亚历山大·科热夫	141
3. 若望·伊波利特	143

第二章 天主教哲学	148
引言 天主教思想之“轉化为哲学”	148
1. 超越性和主观性: 天主教的新比朗主义	149
2. 向三方面植根	154
3. 关于内在性的方法。先驅者: 莫理斯·勃龙台尔	160
第一节 基督教的新苏格拉底主义: 賈勃里埃·馬賽尔	166
賈勃里埃·馬賽尔的一封信:《哲学和戏剧》	184
第二节 人格主义: 若望·拉克罗亚和爱麦虞埃·慕尼埃	187
若望·拉克罗亚的一封信:《关于人格主义和关于进行討論》	201
第三节 比埃尔·戴以亚·德·夏尔亭神父的自然現象学	207
1. 戴以亚的方法	207
2. 自然辯证法和人的現象	217
3. 戴以亚的乐观主义和神灵界	229
4. 戴以亚·德·夏尔亭和馬克思主义	237
克罗特·盖諾的一封信:《戴以亚·德·夏尔亭神父的著作和馬克思主义》	246
克罗特·特萊斯蒙当的两篇附注:	256
(甲)《創造和进化》	256
(乙)《进化事实和“原罪”》	264
第三章 馬克思主义	271
引言 1929 年以来的法国馬克思主义哲学	271
第一节 馬克思主义, 批判的哲学	279
乔治·波里采的路綫	293
昂利·瓦龙論思維的发生	306
昂利·瓦龙的一篇附注:《心理学和辯证唯物主义》	319
認識的辯证法和“反映”論	321
从現象学到辯证唯物主义	332
第二节 自然辯证法	344
1. 运动的根源	358

2. 运动的性质	363
3. 运动的方向	365
第三节 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	372
1. 文艺复兴时代的人道主义和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	373
2. 异化	376
3. 唯物主义和人道主义	380
4. 馬克思主义和主观性	384
5. 馬克思学究、馬克思注释家和馬克思空論家; 列斐伏尔	392
6. 人道主义和暴力; 阿拉貢和历史責任	397
結束語 馬克思主义, “完全的人”和討論	409

告 讀 者

1

这本书，尽可能按照这项工作所应有的客观方式，描繪出現代法国哲学中主要流派的一个全景。

我們的願望是，并不只作簡單的描繪，而力图根据对存在主义、天主教思想、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分析，指出这些流派在掌握“完全的人”的共同努力中可能存在的不謀而合之点。

如果作生拉硬扯的附会，那只能导致混乱。生活所提出来的問題，对所有的人都是共同的。反之，答案則互有抵触。一种以透彻而全面的理解为根据的批判至少可以暗示出辯证的运动；而馬克思主义思想，正因为它反映着客观的辯证法，所以能够根据这个辯证的运动，在对人的观点方面把我們时代的最有生命力的种种見解采納到自身之中，并超越了它們。

我們曾經把我們关于当代哲学家自己的学說的論述或者关于他們最有資格加以闡释的那些学說的論述，交給几位当代哲学家去审查。我們考虑了他們的意見，以使我們的論述更为正确；我們又請他們提出他們所看到的在我們的解释中所发生的一些問題。承他們热心寄来的复信都全文发表在这本书的每一章后面。

我們並沒有就每一封复信进行辯論，因为我們认为这书的第三章(即关于馬克思主义的一章)已對他們的異議提出答复。

对于讀者将在本书讀到他們的文章的几位哲学家，我在这里要特別表示謝意，感謝他們向我們提出了意見、批評，以及他們對这次討論的貢獻，他們是：

若望-保尔·薩特爾先生，关于存在主义。

1

賈勃里埃·馬賽尔先生,关于基督教新苏格拉底主义。

若望·拉克罗亚先生,关于人格主义。

特萊斯蒙当先生和盖諾先生,关于戴以亚·德·夏尔亭神父的著作。

昂利·瓦龙先生,关于馬克思主义。

幸賴他們的諒解精神,我們的工作得以达到它的目标,即在关于“人的远景”方面組織一次“活人与活人的討論”。

罗·加罗蒂

当代法国哲学探源

生活提出問題。哲学作出答复。

近三十年来，有待答复的有以下两串問題：

——由我們这个时代的危机和革命所提出来的問題；

——由人类的科学和技术对人类提供的种种力量向人类提出的問題。

以上就是当代哲学的两个活的泉源。

因此，追本探源成为一項严重的义务。

1. 生活提出問題：历史和思想

何以会发生危机和革命？

所以，对各派“生存哲学”來說，这个問題是具体地、实际地提給人类的，那就是要人类給人的生存指出一个意义和一个价值，要人类去决定人的生存是不是值得繼續下去，或者应当使之中断。我們的生存取决于我們的决定。

我們的生存是作为类的生存。因为問題不同于个人自杀之类的事情。問題已不再是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說《魔鬼附体的人》里面基里洛夫所提出的那个問題了。

在今天，成为問題的已不仅是一个人的或一个集团的命运，而是全人类的命运了。人类的生存取决于人类的决定。

“整个人类之所以还在繼續活下去，这不会是仅仅因为它已經誕生了，而且还因为它决定要延长它的生命。这里已无所謂人的

- 4 类。那个使自己成为原子弹的掌握者的集团是超乎自然界之上的，因为它负有决定自然界的生死的责任；每一天、每一分钟它必须同意生存下去。这就是我们今天在烦恼中所体验到的。”^①

科学和技术不可能使人安然无事。人生还有待于论证。人所掌握的力量提出了几个最紧要的问题，即选择问题、自由问题和目的问题。

这些问题到今天已经冲破学校和大学的围墙，变成与一切人有关的问题了。技术起着—个决定性的作用，它号召每一个人来分担那些基本责任。戴以亚·德·夏尔亨神父指出，如何形成了一幅无缝之幕，把整个地球包围起来，并使每一个人不能离开所有其他的人而独立，他说：“从前，由于发明了铁路、汽车、飞机，每个人的物质影响只局限于几公里的距离；而现在则扩张到几百利厄^②之远了。何况，由于以电磁波的发现为代表的生物学上的不可思议的大事件，每一个人今后将发现（主动地和被动地）自己同时面临海洋和各大洲的整体而共处在地球之上。”^③

人类已经按照笛卡儿的心愿在这样一点上成为“自然界的主宰和占有者”；它今后能够毁灭地球上的一切生命痕迹而在自己身后留下一个地狱似的死的星球，或者在地球上为一切人创造一座乐园；甚至它已接近某些新发明的边缘，这些发明通过星际旅行和宇宙移民的远景，给人开辟出通向生活形式的无止境革新的另一条途径、数不尽的途径。这一切已完全不再是梦想。那种完全占有自然界的可能性，使人类感觉到不能以这种占有为满足，感觉到它的雄心不应只限于主宰一个可以让它毁灭或超越的世界了。

① 薩特爾在《現代》第1期的《獻辭》里說：“賈勒里埃·馬賽爾也曾寫道：人類到今天面對着一個在本世紀初萬難想像的事實：那就是知道自已的手里掌握着毀滅世界的力量。”

② lieue, 法國路程長度的—個單位，約等於四公里。——譯者注

③ 戴以亞·德·夏爾亨：《人的現象》，第266頁。

技术的发展向人类提出一个由它自己的能力所产生的問題：人的存在取决于人自己的决定。活的哲学給自己指定了明确这种决定的任务。存在主义、天主教思想、馬克思主义都在这个任务問題上竭力证明它們的存在理由，并且在这个問題上較量各自的真理价值。

* * *

对馬克思主义者來說，問題比仅从技术上使人体会到的还要复杂^①。因为，向着一个与其自身已沒有矛盾的、单一的人类提出問題的，并不是只有一种技术。

我們的世界是整个的。但它是一个分裂的世界。

說这个世界是整个的，因为技术和生产的发展产生出一个世界市場，产生出一种无所不包的世界的經濟，在这世界里每个人的命运事实上已同一切其他的人的命运休戚相关。在經濟上、政治上、精神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莫不感受到最遙远的风暴的影响：如紐約股票市場上的一次风潮，东京的一次示威游行，莫斯科的一个經濟計劃，非洲或亚洲的一次起义。所有的危机都变成世界性的，战争亦然。

不过，这种世界性的相互依存关系却不是一种世界性的团結关系。它是由矛盾和冲突所形成的。世界性之所以能具体地表現出来，只是因为今后一切的斗争都是在全球規模中发展的，无论是阶级斗争也好，或者民族斗争、思想斗争也好。

任何的冲突都不具有地域性。任何的責任都沒有一个局限性。任何的自由都不是孤独的。按道理，我們大家都被牽連在世界的大紛爭之中。历史要这样。我們实逼处此，毫无別的办法。論責任，每个人都有份，誰也逃不了。

① 关于經濟和技术的相互关系請參看莫理士·多列士的信：《論原子战争的威胁》（《共产主义手册》，1955年第4期，第525頁）。

当代法国哲学的原始材料，就是三十年来对一切人共同的全部基本經驗。一部这个时代的哲学史就是討論人的种种远景的历史：这就是为了在我們时代的矛盾中辨明方向和找到出路、找到克服矛盾的方法的思想摸索史。

三十年来对一切人是共同的种种基本經驗，是不难列举的。

- 6 出发点就是 1929 年的大危机。从 1929 到 1932 年，世界生产下降了 40%，世界貿易下降了 60%。三千万失业者。无数被毁灭的生活。无数沒有目的的生活。一个沒有出路的世界的种种悲剧。在互相竞争的人們之間、在互相冲突的阶级之間、在互相敌对的民族之間的尖銳的矛盾。对于一种显得不过是暫时的虛假繁荣、对于那些从未受到非議的制度、法制和道德价值的怀疑和反对；对于文化和文明可能毁灭的認識。

从許多对抗性矛盾的这种激化，从人类力量的这种两极分化，产生了法西斯主义連同它的种族排他主义，它对暴力、恐怖、战争的辯护，它那为了一个絕對地統治人心的国家而否认个人和人格的价值、甚至否认个人和人格的实在性的企图，它的权力意志欲和天选民族扩张欲，它的絕望的和反理性的哲学。

在东欧，有另一种提出种种新問題的实在在发展着。經過最初几个五年計劃的艰难过程，社会主义永久地在历史中确定了地位。它的存在本身使种种矛盾尖銳化了：由于它破坏了世界市場的統一而使經濟矛盾尖銳化了；由于它同时激起了希望和恐惧而使政治矛盾尖銳了；由于它对人类的力量和人类的命运肯定了一种无限的乐观精神，并以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和唯灵論进行斗争而使精神矛盾尖銳化了。

当代哲学家的生活經驗，就是以这一切以及由人类的这些巨大矛盾产生的事件所組成的：1936 年的人民陣綫，西班牙战争，慕尼黑，战争和敗北，国土被占領和抵抗运动，以及此外如世界之被

分成两半，工人阶级在对世界的政治和精神的领导权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候选资格，并非人民的巨大觉醒。还有那原子威胁，它把世界末日的恐怖之光投射在一切上面，而堵塞了一个本来已为人类宇宙探险开放着的天空。

* * *

我們說，当代法国哲学深深地植根于这个生活經驗当中。对于这一个事实，凡是在世的哲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和不同角度上意識到了。

梅劳-龐蒂在說明現象学的和存在主义的流派的特征时写道：7
“有人說，这門哲学是一个被分裂的世界的表現形式。誠然，而且它的真理便在于此。整个問題在于要知道：这种哲学如果严肃对待我們的冲突和分裂，那么它会把我們压倒呢，还是会使我們得救。”①

在同一本著作里，他又強調指出：1939年以来的事变赤裸裸地暴露了“法制的未必可靠的根据”，而使“不成問題的事情又成为問題。”②他在別处又写道：“当代人之中的英雄不是一个怀疑派、一个有癖好者、一个頹废派。他只是对偶然、对混乱和失敗、对1936年、对西班牙战争、对1940年6月有了經驗。他处在一个义务和任务模糊不清的时代里。他越来越感觉到別人从来没有感觉过的前途的偶然性和人的自由。除了人們发生信仰，相信在一事物里可以找到一个現成的命运的蓝图的那个时代以外，誰能迴避这一类的問題呢？”③

薩特爾在他意义深长地題名为《自由之路》的一系列小說里，对于我們这个时代的几次大乱如何通过人的意識的过程作了分

① 梅劳-龐蒂：《人道主义和恐怖》，第205頁。

② 同上书，第39頁。

③ 梅劳-龐蒂：《意义和无意义》，第379頁。

析：慕尼黑事件在《延期》里，1939年的战争在《灵魂的死亡》里。他多次指出，在抵抗运动中亲身体会的經驗，对他來說，那就是自由在全面否定中获得自我肯定。他在概括他那个时代所提出的中心問題时写道：“和我同样年龄的人都清楚地知道：他們一生中比两次世界大战更大的事件，是和工人阶级及其意識形态的不断接触，工人阶级向他們提供了一个关于世界和关于他們自身的无可爭辯的观点。”^①

这个世界，連同它的混乱和希望，連同它的暴力和邪恶，連同它的矛盾和未来远景，特別在三十年来，不断地向哲学家提出这么多的挑战和追問，使他們不能不接受这些挑战，也不能不答复这些追問。这种不得不答复問題的、往往是悲壮的努力，使得法国的哲学無論哪一个流派都名副其实地成为当代的哲学。天主教的学說，从其悠久的传统来看，已經衰老了。但面临着新的要求，它也不得不回答新的問題，而現今的天主教思想中最有活力的东西正是从对这些迫切問題的答复中产生的。

賈勃里埃·馬賽尔在題名为《回顾》的一篇哲学自传里提到两次世界大战对他自己的精神历程所起的决定作用，他說：“我想，我們之中誰也不怀疑这个文明的脆弱性、无常性，可是既然那么多的世紀对它作出如此之多的貢獻，所以在我們看来好像它已經具有一种巩固性，以致再对它表示怀疑未免有点不合理，甚至有些不敬了……至于我自己，我深深觉得，唯有在大变动的前夕我們还生活于其中的那个幻想，才使我得以完成我的一部分初步的也是最艰难的研究工作。人們在《日記》的第二部分所注意到的調子或音域的变换，是几乎可以完全由战争給我引起的震动來說明的。”^②

賈勃里埃·馬賽尔为他的剧本之一題名为《破碎的世界》，他

① 《現代》，第122期，1956年2月，第1158頁。

② 賈勃里埃·馬賽尔：《基督教存在主义》，巴黎卜龙书店1947年版，第311頁。

在其中描繪当代人的境况时談到了“一个崩潰世界的浮动的石块。”^①

两次世界大战对各派生存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发生了一种决定性的影响。首先,这两次大战大大有助于迫使所有的哲学流派:无神論存在主义、基督教哲学、馬克思主义,成为各种研究生存的哲学,因为人类生存的根据被引为疑問,不容再迟迟不作答复了。既然一切人被投入世界性的冲突里,被投入受死亡經常威胁的和不可知的命运里,被投入随种种引起煩惱的事变而普遍化的煩惱里,那末,一种哲学,倘若不反映这种人尽相同的人的处境,就不成其为当代的活的哲学了。

各种的幻想都破灭了。資本主义无限美景的幻想,被設想为一个“良心共和国”、超乎个人和集团的利害关系之上的民主制的幻想,可能由联合国来实现的全世界人民的一个威尔逊式的共和国的幻想,而且还有和这些历史性的幻想相适应的哲学上的幻想,即一种心安理得的唯心主义,——按照这种唯心主义的說法,在产生和指导着世界的理性看来,这个世界是透明的(完全可以認識的)。——这一切幻想都破灭了。

这种漂亮的折衷論,在一个所有的問題从精神綜合的角度来看都已解决了的世界里,突然受到了生活本身,和由生活产生的思想的殘酷考驗。不过几年,那些一直占絕对的統治地位的——至少在大学里——哲学流派就被从理性自由主义到法西斯虛无主义、从唯心的乐观主义到悲剧的存在主义的轉变所淹沒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德国于1918年的大敗以后,在法国于1940年的大敗以后,存在主义盛行一时;向来仿佛“从外部”給个人生活提供着某种稳定性的那些社会的、政治的、民族的、精神的藩籬,紛

① 賈勃里埃·馬賽尔:《旅行者》,第213頁。